

齊美爾的玫瑰： 貨幣、貧窮與社會工作¹

方 昱

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溝重建工作協會社工督導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貧窮到底和社會工作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因為貧窮這個問題，而誕生了社會工作的老祖宗--COS²和settlement house³；社會工作到底和窮人有著什麼樣的歷史角力？在探討「貧窮」的本質之前，影響我們判斷是否貧窮的「貨幣」，又有著什麼樣的意義？貨幣到底如何影響著現代社會的生活？社會工作面對經濟的全球化、貧富差距的擴大，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又該如何行動？透過齊美爾的寓言故事，讓我們能夠站在更清明的視野，來看待這些問題，並讓我們擺脫「貨幣」的狹隘所帶來的枷鎖，超越貨幣所夷平的單一世界。如此，社會工作者才能重新站在人性的存在本質，為美好生活開創一條不一樣的道路。而這也是本文探討這些問題，最想要試圖回答的問題。

關鍵字：社區工作、貧窮、貨幣

¹ 本文得自簡春安老師、陶蕃瀛老師與冷尚書的協助與啟發，並感謝東海大學社工系博班師生於專題討論課程中的相互激盪與學習。

²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慈善組織協會，簡稱COS，源於美國各地成立資助窮人的慈善機構，裡面的工作人員被視為是「社會工作」這種職業最早的起源

³ 也稱「睦鄰組織運動」，為Jane Addams女士所創立，與註2同為當時協助窮人改善生活的機構，這兩者均被視為是社會工作的起源。但settlement house卻更強調要給窮人教育與資訊，才能獲致改善生活的力量，而不是單純的救濟而已

收稿日期：2009/12/31

接受刊登日期：2010/10/31

那真實發生的，不必定代表真理；

真理注注只存在於我們的想像裡。

那「應該」如何的世界從不曾到來；

我們只得在真實的世界裡，永遠追尋著真理。

一百多年前，當「社會工作」開始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上時，我們就開始面對「貧窮」的人們；他們缺乏食物、缺乏醫療、缺乏教育，他們生病、他們殘弱、他們年老。「案主」相對於「我們」而言，始終相形「弱勢」。雖然，我們宣稱要和他們「在一起」；雖然，我們宣稱我們將把他們帶往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卻仍自顧自地追求著我們中產階級的生活，擁有著自己「專業人士」的想像。「案主」的真實世界離我們依然遙遠。

然而，真實的世界是什麼呢？英國的例子是，近三十年來半數的小商店倒閉，當時預計2000年人們花費的所有錢的一半，是只由250家大廠商所提供的商品（Croall, 1997）。全球最富有的500個人的財富，可以抵得過全球最窮的41億人的所得；收入最高的前百分之十的人擁有全世界54%的財富，而40%的人每天平均可花的錢不到2美元，且只擁有全世界5%的財富（UNDP, 2005）。這意味著我們的「案主」，這些原本就弱勢的人們，即將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世界，「貧窮」將以何種姿態展現在他們的面前？身為社會工作者的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貧窮」這個議題呢？

壹、社會工作傳統對「貧窮」的說法：Zelizer 「taming money」的啟示

讓我們翻開社會工作的歷史，Zelizer（1997）在《金錢的社會意義》（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一書中，談到了「taming money」這個詞。「tame」這個字的意思是馴服的，在Collins Cobuild（2001）的英文字典裡這個字的解釋為「If you say that something or someone is tame, you are criticizing them for being weak and uninteresting rather than forceful or shocking.」，也就是把人弱化、讓他們顯得平淡無味的意思。

Zelizer (1997) 在這本書裡以許多歷史文獻的分析，來研究我們社會工作老祖宗的歷史；包括當時美國各地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簡稱COS) 是否應給予窮人金錢的爭議，以及社會工作者與窮人的歷史角力：

一、以專業者的身分，規範窮人的經濟

Zelizer 參考了 S. Humphreys Gurteen 牧師在他的「Handbook of Charity Organization」裡及 1883 年紐約 COS 的「A handbook for friendly visitors」都提到了窮人的不善理財，包括不懂得儲蓄小錢及未雨綢繆，而造成了他們自己的窘境。「不善理財」是出自於那些值得被幫助的窮人 (worthy poor) 的無知與沒有能力；而那些「不值得被幫助的窮人，則是提到了故意地去酒館買醉，以及任意購買「奢侈品」等等。所以，專業的社會工作者認為他們有資格教育窮人，把他們的錢花在他們覺得「適當的」地方。

二、從對「錢」的管制，到以「錢」作為治療工具

在提供給窮人的「慈善」種類時，Zelizer (1997) 提到發放現金 (in cash) 與提供實物 (in kind) 這兩種方式在十八世紀以來，就一直是個重要的爭議。有人認為發放現金是危險的，因為窮人的花費方式往往令中產階級感到憤怒與困惑，所以主張只要提供給窮人他們需要的物品就好。可是到了 1920 年之後，「金錢」被精神病學的社工，賦予了治療上的意義；所以，要求窮人記帳、學習儲蓄、節儉地購買「合適的」東西、…等等，成為改善窮人情感及財務獨立問題，促進窮人家庭團結的一種重要的「治療」方式。而在二十世紀的消費主義影響下，讓窮人也擁有消費選擇的自由更是大受讚揚，但社工想要控制的窮人消費的企圖，卻從未停止。

三、以各種管制性貨幣，進行窮人的經濟控制

而介於上述兩種給付方式的，是各種變相的管制性「貨幣」，例如：食物卷、

折扣卷、各種儲蓄帳戶…等等。這是窮人與社工之間的角力戰，儘管社工總是盡心盡力的保持對各式「慈善」的控制，以確保這些捐款被「適當的」花費；但窮人卻總是有辦法克服各種官僚性的限制，把這些錢轉為自己的用途來花用，例如：變相購買未被指定的用品、用捐款來給付自己的欠債、或者移民會把錢匯給在海外的家人、…等等。社工與窮人之間的競奪從未停止，新的慈善貨幣不斷推陳出新，以區隔被認定為無能的窮人的金錢世界（Zelizer, 1997）。

如果我們把「貧窮」除去那些「可憐的、值得同情的、生病或殘弱的」種種意象，先放置在一旁；我們會發現其實「貧窮」一詞在本質上，被我們當作是一種不成熟、無能與無知的狀態；我們從未把「窮人」當作「成人」來看待，所以他們才必須接受「成人式的（例如：社工）」的監督與教育，才能「學習」到資本主義市場裡的社會規範。

從Zelizer對COS歷史文獻的追溯中，我們可以看到早期COS的社會工作者是站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眼光，來污名化缺乏貨幣的「窮人」的道德與生活能力。於是，是否有「錢」，成為置身資本主義世界，是否「具有資格」被當作一個成人（或一個「人」）來看待的指標。另外，Zelizer（1997）提到社會工作的兩種傳統派別，COS和settlement house對於貧窮的看法是不同的，settlement house的Jane Addams一直對於給窮人現金的議題，抱持一貫信任的態度。我們先不論歷史上這兩派究竟說了哪些東西，先姑且把這兩者化約為兩種對立的價值觀，來看看他們對於貧窮的形容詞，反映出哪些對於貧窮的看法。

	COS	settlement house
對窮人的看法	可憐的、無知的、無能的、放縱的、不知節制的	被壓迫的、被剝削的
對窮人的態度	以管制及教育來馴化他們	以教育和領導來帶領他們
對社會工作者自身的看法	專業的、有知識有能力有資源的	專業的、有正義感的有能力的
解決貧窮的方法	管制性的監控 限制性的教育	倡導和政策的倡議 社區行動方法
工作方向	由上而下的	由下而上的
對社會的態度	維持社會穩定、體制化的	追求社會改革、反體制化的

這兩種傳統的社會工作價值，同樣著眼於窮人的「缺乏貨幣」，嘗試「解決」貧窮所帶來的問題。但是，難道貧窮除了缺乏貨幣這樣的看法，有沒有別的可能性，有辦法走出「貨幣」的有無這樣的單一觀點呢？

創辦LETS（在地交易及貿易系統Local Exchange & Trading System）的加拿大人Michael Linton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金錢』的問題（The Money Problem）」，他說：「『錢』有什麼問題？沒錢，就是你最大的問題」。是的，「錢」就像是你在世界的通行證；沒錢，你哪兒都去不了。「錢」除了主宰了人類的經濟活動之外；它還更深層地影響著一個人的健康與尊嚴，甚至也影響著我們的自然與環境（Linton, 1996）。如果我們不去反省「貨幣」的本質問題，我們就絕對沒辦法了解到底「貧窮」是怎麼一回事。

貳、「貨幣」是怎麼一回事

一、從Karl Marx的「資本論」來看貨幣

談到貧窮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先從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開始。他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種商品都有其「雙面性」，一面是「使用價值（use-value）」，另一面則是「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所有的商品的「不可共量（incommensurate）」都因著商品的「交換價值」，而得以以抽象的比率來處理（紀登斯，1994）。這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一）商品的「使用價值」往往並不一定等於它的「交換價值」

我們一定聽過農人把自己種好的高麗菜，大把大把地往水溝裡丟的故事。這些蔬菜不是不新鮮可口，也不是沒有人願意買；就因為這些蔬菜的市場「價格」太低，沒有足夠的「交換價值」，就連運到市場裡賣也「不敷成本」，所以農人只得被迫把它們丟棄。

（二）商品的「不可共量」因其「交換價值」，而得以相互等同

商品有了「價格」，使得萬事萬物開始能夠透過「貨幣」來交換。如何能計算十顆雞蛋等同於一公升汽油呢？一切，都由市場的「價格」，而決定了商品的「價值」。我

們也不知不覺地用著「××很值錢」，來形容著東西的「價值」。

二、Simmel 的貨幣哲學

如果我們要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更進一步，以心理學甚至形上學的方式來談經濟生活的現代性，齊美爾（Georg Simmel）會是個不錯的人選（Leysdon & Thrift, 1997）。他出生於1858年的柏林，父親是一間頗負盛名的巧克力工廠的股東；他幾乎一輩子都住在那個大都市裡，所以對於現代都市裡的文化和社會現象特別觀察入微，他從日常生活裡出發的各式評論，從心理學、社會學到哲學廣泛的論述，而被涂爾幹批評為沒有系統的、不學術的，使他有著「a stranger in the academy」的名號（Poggi, 1993）。齊美爾的《貨幣哲學》（Philosophie des Geldes）首次出版於1900年。直到一百年後，這個「後現代的第一人」才開始讓人們驚豔；他選擇從日常生活出發，質疑現代人的「主體性」與「文化」（Weinstein & Weinstein, 1993），讓我們來聽聽這個到最近才受人矚目的古典社會學家，以精神現象學的方式來談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貨幣」。

（一）因為有了「貨幣」，人開始從土地與勞役中解放出來

傳統社會中的交換行為，是人的社會化的一種最原始的形式；無論是傳統部落中的互助與分工，還是以物易物，都必須涉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齊美爾觀察到，起初在歐洲莊園的地主，為了避免佃農得以在市場上換取差價，以換取多餘的利益，所以強制規定所繳交農作物的種類。但是現代的貨幣經濟出現後，漸漸地農作物得以用貨幣來取代，甚至連勞役也能用貨幣來替代。此時，貨幣帶來的是人的「自由」，佃農不僅獲得了種植作物的自由，也獲得了勞役的自由。因為有了貨幣，人得以從土地與勞役中解放出來。

（二）貨幣帶來的「自由」，是雙向度的

但是，齊美爾認為貨幣帶來的自由，是一種雙向度的。人一方面因著貨幣，得以從某種固著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但「貨幣」這個中立、不偏不倚的東西，卻沒有說要將人帶往哪裡；所以齊美爾說「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上的。」（齊美爾，2001）。那金錢到底該通往哪裡？什麼又是最終的價值呢？就是

這樣的「沒有方向性的自由」，而使得人們誤以為貨幣本身就已經是目的；金錢成了現代社會中的新上帝，一種現代人努力追求，卻不知為何而追求的價值。

（三）貨幣的「夷平」作用

前面馬克思說過，商品的「交換價值」，統一了萬事萬物的不可共量性。齊美爾則說「金錢」扮演了一種獨斷性的媒介，讓世界上千差萬別的萬事萬物，都能夠在價格上等同，以用來交換與消費（Simmel, 1978, 2004）。於是，「價值」這種高貴的、獨特的特性，竟然全面性地被齊一的「價格」所取代；這種把高的東西拉到最低的水準上，就是一種被夷平的過程（齊美爾，2001）。當一切「價值」都能用「價格」來取代的時候，所有「價值」的獨特和珍貴性，也就被消彌殆盡了。

（四）貨幣對現代社會所帶來的作用

於是，「Money objectifies the style of life」（Simmel, 1978, 2004）。能夠用錢買到越多的東西，就表示越稀有、越有價值的東西，越能被「多少錢」這個問題所取代；齊美爾舉了有錢人的「麻木不仁」，來說明金錢的這種作用。於是，所有的東西都因為有了「價格」，而變得平淡無光；而另一方面，人們對於獨特、具有魅力的事物的追求的渴望，卻也日異強烈。「Money socialize human beings as strangers」，貨幣把身在大都市裡的人弄成是沒有主體的、沒有差異的、理性算計的、沒有個性的、沒有品質的客體（Simmel, 1978, 2004）。而這也正是齊美爾批評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銳利的地方。

參、社區工作視野下的「貧窮」

一、Richard Douthwaite 談 Inishbofin 小島

現在，再讓我們透過這樣的了解，來看看「Short Circuit」這本書裡，一個愛爾蘭附近的小島 Inishbofin 的例子（Douthwaite, 1996）。島上居民從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末的兩百年間，人口少了超過八成；作者 Douthwaite 在 1993 年到訪的時候，島上人口只剩 180 人；島上唯一的小學，學生只剩 21 人。估計到 2001 年的時候島上人口將跌破一百人，屆時將面臨政府以行政資源浪費為理由，而面臨強迫遷村的可能。

這個小島的漁獲曾經外銷遍及歐洲和非洲，包括龍蝦和鱈魚；但是這樣的榮景在1920年代開始逐漸下滑，因為在遠洋漁業的發展之下，更大的船隻、更大量的漁獵，使得這個小島原本的近海漁業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到了1970年代，由於愛爾蘭政府與其他國家的利益交換，使得附近海域開放給其他國家的現代機械化船隻來捕魚，更是給這個小島漁業致命的一擊。原本靠漁業維生的島上居民紛紛無以為繼，把小孩送到外地去唸書成了他們唯一看得到的出路。

現在島上的幾乎所有的民生必需品，都要仰賴愛爾蘭本島來進口，糖、麵包、果醬、麵粉、人造奶油、衛生紙和免洗尿布、…等等，這其中造成許多不能回收的垃圾，就在小島的岸邊隨著浪潮漂浮。但曾經這個小島為愛爾蘭本島提供大量的雞蛋和奶油，而且家家戶戶都有養乳牛，並自製奶油和起士。這樣的傳統卻因為1980年代小島有了普遍的電力供應後，家家戶戶都有了冰箱得以儲存買來的盒裝牛奶，而再也沒人願意辛苦地養牛了。現在島上居民吃的肉也全部必須從外地買，因為屠宰場的設置標準全是為大量生產而設計的，讓這個小島沒有能力負擔去建立一座合於政府規範下的現代化的、昂貴的屠宰場。

那麼，這座小島還剩下些什麼呢？家家戶戶幾乎都是領政府補助才能維生的老人，許多荒謬的、不合時宜的大型地方工程建設消費著小島最後的剩餘價值，還有被破壞殆盡的自然風光勉強支撐的「觀光」事業。說到這裡，你有沒有覺得這些景象在台灣各地好像都似曾相識呢？

二、Prigoff 對社會工作者的呼籲

Prigoff以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社會工作教育者的身分，寫了一本「Economics for social workers」的教科書。她認為，經濟全球化造成社會環境的巨變，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必須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了解並分析這樣的衝擊，且以實際的行動來改變社會，以維護經濟的公平與正義。她以實證的角度分析了美國幾個重要的社會現象（Prigoff, 2000）：

（一）勞動條件的改變

美國近二十年來，實質工資其實是下降的。在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之後，全球

性的失業現已達到最高峰，全球已有八十億人口面臨失業或失業邊緣。另外，全球有將近一半的人原本是靠農業維生的，機器與臨時工已經大量取代了他們的工作，使他們陷入經濟危機。

（二）家庭與兒童的貧窮日益嚴重

我們往往只關注到種族的問題，但是，如果以經濟的角度來分析種族間的差異，我們會發現，其實階級問題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全美貧窮兒童的人數是日益增加的，而且以有色人種及母親單親家庭的貧窮最為嚴重。

（三）1996年的福利改革的後退

美國社會福利的安全網，在1996年的福利改革後，將聯邦政府的責任推卸到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並以更加苛責貧窮的價值觀，以更嚴峻而保守的方式來懲罰窮人的問題。

基於這樣的了解，她對社會工作者提出以下幾個重要的呼籲（Prigoff, 2000）：

- （1）社會工作專業具有獨特的機會，得以幫助在地的社區，有效地回應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在任何一個地方，都需要被實踐。
- （2）全球有許多人們就根本無法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如：食物、衣服或居所；且社會的污名與排除，造成許多人過著沒有尊嚴和自尊的生活。此時，再多的治療和諮商，都是沒有意義的。
- （3）社會工作者必須了解到，「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往往是造成弱勢人們更加不幸的來源；我們必須看清這個事實，我們與這兩者不應該是夥伴關係，而是要以社區實務工作做為我們的方法論，去挑戰這其中的價值衝突。
- （4）社會工作者必須恢復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 的光榮傳統，維護經濟的公平與環境的正義。

強調要恢復 settlement house 光榮的 Prigoff，是著眼於經濟生活的不平等，而贊成社會工作者要倡導社會的正義。她站在對於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來主張社會正義的伸張；所以她呼籲社會工作者運用社區行動的方法，以對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貧窮的威脅。只是，到底怎樣才算是「貧窮」呢？以下，社區工作視野下的觀點，讓我們更加接近「貧窮」是怎麼一回事。

三、社區工作視野下的「貧窮」

缺乏「貨幣」就是貧窮嗎？讓我們回想一下「Short Circuit」裡Inishbofin小島的例子。在現代的遠洋漁業尚未入侵、在現代的電力供給尚未普及時，這的確是個物產豐富、自給自足的小島。現代社會的貨幣經濟為小島帶來了幾種作用：

（一）對生活的全面失守，造成了對貨幣的依賴

當小島仍然自給自足的時候，人們沒有貨幣，也照樣富足地活著；漸漸地，他們需要錢買電冰箱，他們發現盒裝牛奶很便宜，何必「辛苦地」養著一頭牛。這養牛、養雞、種植作物的辛苦因著現代化而獲得了自由，卻也帶來了對貨幣的依賴。

（二）由於貨幣可以無限積累，而造成了自然環境的耗盡

而這個小島的自然資源是如何地被消耗殆盡的呢？當小島只進行近海漁業時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是少的，但是當遠洋漁業入侵、更大的船、更多的漁獲量；科技的進步讓我們得以儲存食物，貨幣則讓我們得以無限累積財富，而我們的環境，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快速耗盡。

（三）社會福利的貨幣給付，造成了對貨幣的更加依賴

自然資源的耗盡，帶來的是小島對外貨幣來源的失去；社會福利貨幣給付的進入，則造成了人們更加依賴貨幣。此時，身在小島上的一切「缺乏」，都只能用「貨幣」才夠被滿足，別無他法；此時，缺乏「貨幣」，才開始真正等於「貧窮」。此時的「貧窮」帶來的不僅僅是生存上的缺乏，而是一種全面性的生活的失去。

這種「全面性的生活的失去」，這才是真正的「貧窮」；然而人們卻以為，我只缺乏「貨幣」。齊美爾提醒我們，人們把一切所欠缺的、把那一切可能達到的美好，全都投射在「貨幣」身上。而社會工作者們也以為「窮人」只是缺乏貨幣而已，所以給他們貨幣，就能夠解決貧窮所帶來的問題。殊不知，正是「貨幣」這樣東西清晰地呈現了現代人生活的貧乏與無助，擁有貨幣並無法帶來任何真實的美好生活，只不過是滿足了人們的感官和認知而已；「taming money」真實地馴化著人們，讓他們以為在「錢」裡面已經找到出路。

肆、Simmel的玫瑰

在這裡，我們先請Simmel（2001）來為我們說一個故事：有一個地方，…公民之間存在一種驚人的不平等。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一片土地，為他產出所需要的許多東西，甚至產出遠遠超出他的需要的東西。然而，還有些人能在自己的小農莊種植玫瑰。也許他們比別人錢多一些，也許他們肯在這上面多花時間，或者正好擁有玫瑰所需的土壤和陽光。總之，他們有玫瑰花，而別人沒有。由於人們還沒有轉過神來，這種情況很長時間沒有引起妒恨，有人有玫瑰成了一種天賦的必然性，如同佔有美麗和醜陋、理智或愚蠢。但是，玫瑰的主人不斷嫁接，增加並改良玫瑰，終於在其他公民中引起暗暗不滿。一位煽動者用激烈的言詞號召：我們每個人生來就有擁有玫瑰的權利…在人民的呼聲中…一個革命政黨形成了，與之對立的是擁有玫瑰的保守政黨，他們不僅想保護自己對玫瑰的佔有，而且還有保護現在才意識到的那種誘惑：擁有某些別人羨慕與渴望的東西。…起義終於爆發了，它以平等主義黨派的全面勝利而告終…於是，和平、平等和幸福終於得以實現。在公民擁有的任何一片最小的土地上，都盛開著玫瑰。

但是，人們並沒有因此而真正得到幸福。因為大自然總是不會讓每個人的玫瑰都長得一樣；而人們也開始對這平等無差異的世界感到無聊。人們不禁懷疑，自己那時革命的激情都到哪兒去了。齊美爾說：

一種可怕的認識開始浮現：假如自然將一種不平等感同擁有玫瑰聯繫在一起，正如它將這種感受將匱乏聯繫在一起…重要的不在於我是否擁有它…而是在於他人是否擁有它。

對於齊美爾來說，價值意識集中在平等或自由，同價值意識集中在金錢身上一樣，都是現代貨幣經濟的產物，平等或自由的價值同金錢的價值一樣，最終不過是純粹手段；無論是為自由吶喊，還是為平等戰鬥，都是現代貨幣經濟式的激情（劉小楓，2001）。所以，當我們看著全球化經濟下貧富的差距有多大的時候，心中興起的正義感或對於經濟平等的追求，往往無法支持我們付諸立即的行動；而我們單單著眼於貨幣的「匱乏」，也不會讓我們擁有更富足的生活。反倒是這樣的對貨幣的單一關

注，使我們把其它生活的一切豐富性都拋棄了。就像Inishbofin小島的耗盡，又豈只是單單缺乏「貨幣」就可以包括的？當島上年老的居民領取「貨幣」補助以維持生存時，他們所失去的又何止是「貨幣」所能給予的。

一、「貨幣」扁平了我們對「窮人」的看法

於是，齊美爾給了我們社會工作者深刻的啓示。窮人不只是那些「可憐的、需要被幫助的人們」，我們所見到的窮人也不只是單單缺乏「貨幣」而已。當一個人與土地、自然環境的生存聯繫逐漸被剝奪，「貨幣」成了他的世界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對象，若此時他的貨幣來源又遭到剝奪，他才會成爲我們所面對的「窮人」。所以我們可以說，「貧窮」是一種全面性的生活的被剝奪，他絕非只是單單缺乏貨幣而已，甚至連最後的自尊，我們也要用污名化來剝奪他。我們必須從這樣全面性的觀點來看待貧窮這件事，「窮人」才不會被我們視爲「不成熟的、需要被教育的人」來看待。

那麼，是什麼讓我們如此看待「貧窮」呢？是的，齊美爾說，就是「貨幣」。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裡，貨幣齊一了一切的標準，連我們社會工作者，都同樣地使用了相同的觀點，來看待我們的案主。所以我們才採用了相同的方式，也就是給予案主金錢，以爲這樣就可以解決他所遇到的問題，其實不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讓我們以爲，依賴貨幣是生存下去唯一的方式；而這樣的對貨幣的單一依賴，就會讓人隨時陷入生存的威脅裡。做爲社會工作者，如果我們沒有警覺地了解到貨幣身爲這樣一個唯一的價值，會對我們原本具有豐富的面向的生活，帶來如此大的影響；我們就永遠無法和貧窮的人們真正「同理地」站在一起，一起解決現在面臨的問題，一起開創出更好的生活。

二、「貨幣」齊一了我們對生活的想像

站在貨幣單一向來看待我們的案主，社會工作者往往代表的是一種中產階級的想像；我們往往只能看見玫瑰的美好，卻沒有能力去看見案主的土地也許還種著其他作物。我們在不斷要求案主也學習種植玫瑰的同時，往往只代表著社會工作者也學

會了種植玫瑰的技術，並傳播著「匱乏」玫瑰的恐懼。這代表著我們對於生活想像的貧乏，我們並不知道案主除了「像我們一樣」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生活的可能。

就像是土地上養育著各式各樣的作物一般，缺乏貨幣並不應該等同於生活的「匱乏」；身為社會工作者，我們應該更加謙卑地去看見人們在土地上種植其他作物的可能性，開拓各式各樣對生活想像的方案，還原這個世界的豐富與多元。並且，學習讓我們的案主去看見自己的那一小塊土地，也能夠種植各式作物的美好。這才是這個故事裡告訴我們世界的原貌。

Michael Linton (1996) 曾經說過另一個寓言故事，再度如齊美爾的故事裡想要告訴我們現代生活的真相；他說：有一個木匠要蓋一間木屋，他有非常優秀的技術，也準備好了各式建材及工具，但是要蓋木屋之時，木匠發現他少了一樣東西，以至於他無法開始蓋這棟房子。木匠說他缺少的那唯一的一樣東西是「英尺」。是的，他缺乏的就是度量的「單位」。缺乏「單位」而不能蓋屋子，就像我們覺得沒有「錢」，萬事萬物就無法運轉一樣的荒謬。Michael Linton 說：「錢只是一種想像出來的東西，它並不是真實的」。「貨幣」在我們資源豐富、互助共享的世界中，僅僅做為一種相互資源交換共享的交換工具，怎麼會因為沒有「錢」這一項度量單位，而使得這個世界應該做的事，應該發生的事，因沒有「錢」而無法發生呢？

三、「貨幣」塑造了我們與「案主」的距離

貨幣使我們著眼於窮人的匱乏，而使得社會工作者一方面用貨幣嘗試改善窮人的經濟生活，一方面呼籲國家政策必須注意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的正義。我們也變得以為只要錢就能改善案主的生活，我們變得在乎有多少錢才能夠做多少事。我們必須看到社會工作者其實和案主一樣，身處相同的世界，面對相同的貧窮與失業問題；我們不該把所有的匱乏都投射在貨幣上，就像我們不該把所有解決的方法也都投射在貨幣上一樣。

齊美爾提醒我們，那只不過是一種不平等感的激情；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看見自己的那一小片土地，並且加以好好耕耘。身為社會工作者，我們已經太習慣於訴之激情，甚至勸導社會大眾來「幫助」窮人；但是，我們卻從來沒有想過其實我們

自己也有那一小片土地，只要把我們自身投入，我們自己也得以創造出與別人共享的資源。我們其實和案主一樣，沒有誰是助人者，沒有誰應該幫助誰，而是當我們共同面對不美好的世界和處境，我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創造我們自己豐盛的小花園，而不一定只能種植玫瑰。

伍、社區工作：一種全面性的生活

接下來，讓我們嘗試提出一種方法，以恢復身而為人的全面性的生活，也就是社區工作。當我們談「社區工作」，相對於社會工作三大方法的其他兩種工作方法：「個案工作」與「團體工作」時，「社區」這兩個字代表的是一種全面性的生活。不如個案工作，受限於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對角色，發展出「助人者」與「案主」的關係；也不如團體工作，通常在某單一共同群體或議題下、進行著某一定期聚會時才會進行的工作。社區工作是一種全面性的生活，在這樣的認識之下，我們才能針對「貧窮」，找到一種非扁平的、具有縱深的可能出路。讓我們根據上述的了解，先來談談社區工作裡的幾個重要議題。

一、社區產業

當社會工作者面對案主經濟的匱乏，我們往往可以給予貧窮家庭經濟補助、可以給予家庭成員心理支持、轉介各式各樣的資源…等等；可是，我們卻從未真正踏入「案主」的真實經濟生活，和他們一起突破經濟的匱乏、創造出真正得以分享的資源。如果我們了解貧窮是來自全面性的生活的匱乏與失去，社區產業就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著手：

（一）降低人對貨幣的依賴

齊美爾說我們把所有的想像都投射在金錢這樣單一的東西上了；無論是安全感、還是對權力的感覺，我們許多時候都以為貨幣就是我們的一切。所以首先降低人對貨幣的依賴，有助於讓人能夠以真實的存在，來面對這個世界。

（二）恢復人與土地、自然環境的生存聯繫

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活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我們常常忘了這一點。這一點馬克思有告訴我們，人和他的勞動對一個人的意義有多麼重要。而恢復人與自然的生存聯繫，也有助於降低對貨幣的單一依賴。

（三）創造出人們得以相互分享的社區環境

關於這一點，有許多有創意的人們正在不斷地創造出這樣的環境，例如：LETSystem在地交易及貿易系統、Time Dollar USA時間貨幣、…等等。人與人的相互分享與合作創造，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競爭和分化，得以創造出更多相互滋養的資源，這也是社區產業裡最重要的精神。

於是，當看到各地方紛紛推出農特產品，創造鄉鎮特色，舉辦「××博覽會」、「××文化節」時，說這就是社區產業未免太過廉價。從小島的例子我們看到，若我們無法從對海洋無盡的剝削裡學到教訓，對農村的年老與衰敗沒有歷史感，再多的產業「振興」，只是讓這塊土地與文化的價值加速地化成貨幣，成為索然無味的貧乏；除了貨幣，什麼都不剩。

二、社區照顧

社區照顧也常常被我們弄成只剩貨幣。如果社區照顧沒有創造出人與人之間彼此交換互惠的關係，而單單地只是換了一個環境或方式來照顧他人，並讓所有的相互照顧都「商品化」，成為可以用貨幣的「價格」來換算所有的「照顧服務」；那麼，我們就是連人類這最後的一點價值和自尊，擁有照顧他人的情感與想望，也跟著一起抹平在貨幣的單一價格裡面了。所以，如果我們要藉著社區照顧，來創造、並恢復人的美好生活價值，以下幾個重要的價值是我們必須仔細反省的：

（一）關於「照顧」本身的豐富性與價值

「照顧」本身就是一個人類彼此相互需要的一種想望，我們本來就會相互照顧；照顧是一種彼此的需要，無論是給予者還是接受者（方昱，2006）。人們生活在緊密的社區裡，彼此照顧原本就是一種再平凡也不過的關係；而且這樣的照顧不單單只是一種純粹的交換關係，這彼此往來的相互交換使我們的生命更充實。「照顧」本身的

內涵也是豐富和多元的，並不只是單方面的給予而已。在這樣的關係裡，每一種照顧都是獨特的，就像每一種情感也都是獨特的一樣。如果我們無法恢復照顧本身的充實內涵，社區照顧就會失去它最根本的意義。

（二）建立在「社區」彼此的相互關係裡

在照顧之中，人與人的「相互」關係是重要的。在這種相互關係中，絕非只是限定於職業或者單一角色上的關係，例如：「居家服務員」與「服務使用者」，或是「案主」與「社工員」。當彼此的相對關係都是獨特的個人時，這樣的相互照顧關係才會能夠相互滋養。

（三）不要讓「貨幣」成為驅策照顧的唯一力量

照顧必須建立在彼此的「相互」關係裡，而不是只單單建立在「貨幣」之上。建立在貨幣之上的照顧，泯滅了照顧關係中的人的「人性」，把關係限定在貨幣的交易之上；甚至要是不小心逾越了這單純的貨幣交換關係，人們還會覺得違反「專業倫理」。這樣絕對無法成為內在可以創造的、彼此都能從中覺得受益的關係，也就喪失了社區照顧最重要的動力。

三、社區工作者

於是，我們要如何看待社區工作者呢？它是一種學院生產出來的「專業」？是一種為了取得「貨幣」而產生的「職業」？還是附屬於專業社工、社福或文化機構中，為了承接專案或組織生存而存在呢？

從上面社區工作的幾個面向我們可以了解到，社區工作身為一種恢復人的全面性的生活的重要方法論。惟有把人置身於社區中，讓人參與自己與自然的勞動與創造，在人與人、面對面的真實關係中互動，並有意識地降低對資本主義市場的貨幣依賴；人才有可能如同齊美爾（2001）所說的：「惟有極其精巧和純粹的靈魂才可能以享受的方式擁有客體；它是如此的豐富，因而足以依靠自己最本真的內在性來生存」。

陸、LETSystem（Local Exchange & Trading System）所映照出的貨幣世界

讓我們進一步從LETSystem的社區貨幣交易系統中，回觀我們所身處的世界，讓我們可以進一步看見社區工作所帶來的意義。LETSystem是一種社區成員以自己發行的內部貨幣，來進行交易的網絡；這個網絡有以下幾點重要的原則（Stewart, 1996）：

- (1) 共同經營與合作（co-operation）：這個網絡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個人的。
- (2) 自我管理（self-regulation）：這個網絡是由它的使用者們來控制的。
- (3) 增強權能（empowerment）：這個網絡的所有使用者均可「發行（issue）」內部貨幣。
- (4) 錢（money）：錢作為一種交換的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LETSystem作為一種社區實踐的方式，就像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一面鏡子，讓我們照見我們自己在這個貨幣世界的樣子，並從中獲得了解與學習。以下，讓我們透過貨幣，來看看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

一、相互的合作共享

在LETSystem中，每一個社區成員都會有一個帳戶，一旦加入這個社區，每個人的帳戶就是從零開始；如果你是這個社區的新成員，LETSystem會建議你先從買東西開始；但是，以「我們這個貨幣世界」的習慣，如果你的帳戶是零，你是不可以買東西的，你必須先賺了錢之後才有錢可以花。而LETSystem並不覺得「負」的戶頭有什麼不好，「負」的帳戶只代表你目前得到的服務及貨品比你付出的要多，但是，如果大家都要先賺了錢才花錢，這個交易網絡甚至就無法開始。另外，在LETSystem中，太過於「正」的帳戶也是不好的，因為這代表你不讓社區的資源進行流動，所以在LETSystem中並不鼓勵「儲蓄」，也不會有「利息」的存在。

由於LETSystem內部貨幣在外面的世界並不被承認，所以貨幣只在社區中流通，這代表社區的資源也會留在這個社區裡面，而不會流到社區之外。所以，如果我向你

買了一百元的東西，我的戶頭就少了一百元，你的戶頭則增加了一百元，但是對整體的社區而言，社區的資源還是一樣的，並沒有任何減少。

一項有趣的發現是，關於 LETSystem 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如果有人留下了負的帳戶然後一走了之，會發生什麼事？」。答案是：「什麼都不會發生（Nothing）」，LETSystem 並不會因為一個人就無法繼續運轉，交易和交換還是持續的進行著，LETSystem 的錢也不能在外部使用，所以也帶不走。但是，關於這個問題最有趣的是，為什麼這是最常被問到的問題？這反應著我們現存的貨幣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我們的這個貨幣世界中，我們總是在人與人合作的活動中，總是想要用「欺騙」的方法來獲得自己個人的最大利益（Stewart, 1996）。我們忽略了社區是我們共享共有的，相互合作與分享是我們能夠生活下去非常重要的要素。

二、社區資源的創造

另外，在我們慣常使用的由國家所發行的貨幣世界中，我們總以為貨幣是「稀有的」東西，於是我們總是很「節省」的使用貨幣；我們總是千方百計想要從別人那邊得到越多越好，而我們自己則是用盡心機想要付出去最少。這就是我們使用貨幣的習慣，我們學會貨比三家，比誰比較便宜；我們學會用各式各樣的廣告手法「騙」別人拿出更多貨幣來。甚至，我們自己也往往被貨幣所「評價」著；一個職業的薪資反映了這個社會對某個職業的尊重（布赫迪厄，2002），我們用薪資的高低來衡量別人與自己，「節省」地花錢也讓我們扁低了別人和自己的價值。

而在 LETSystem 中由於貨幣的發行是社區成員本身，貨幣並不是由遙遠的統治者所發行的，貨幣在 LETSystem 並不是「稀有的」資源，而來自社區成員的相互創造。社區成員被鼓勵以一種較「慷慨的」方式彼此評價，許多在一般社會裡不被「價格」所肯定的活動，在 LETSystem 中卻被鼓勵相互分享與創造；例如：對在地食物生產的支持、對環保生產方式的肯定…等等（Stewart, 1996）。再加上 LETSystem 的交易代表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換與流動，在這樣的社區裡，資源是越用越多，而不是越用越少的。

三、創造自己想要的社區生活

當論及LETSystem的法定地位，LETSystem是這樣回答的：人們使用LETSystem的帳戶，就像是人們會使用傳真機一樣，以某種相互同意的方式來進行交易；而LETSystem本身的法定地位，就像是公園裡非正式的一場足球賽（Stewart, 1996）。這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社區並不存在於遠方，並不存在於任何人告訴我們一種「應該如何」的生活方式，社區應該是我們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表演給別人看的觀光，不是把急著推銷自己變成販賣出去的商品，這相同的邏輯還是在於想要賺更多的錢，而不是實實在在的生活。

LETSystem的法定地位從來不需要外面的某個權威來認可，無論這個權威是來自國家、學術還是企業，LETSystem只存在於社區成員的真實互動之中。就如同我們的社區產業及社區照顧並不在於是否能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而是每一個真實的人與人的互動，是否能夠讓彼此體會更豐盛充實的生活。

柒、結論

以上我們從社會工作傳統兩大看法COS與settlement house，來探討貧窮與社會工作的關係。我們發現，無論是COS用金錢來馴化著窮人，讓他們也進入相同的貨幣世界；還是代表settlement house的Prigoff主張我們必須在經濟全球化的威脅下，維護經濟的公平與正義。這兩者都是在相同的貨幣思維下，來探討貧窮的問題。

齊美爾讓我們發現，貨幣成爲一種我們看待世界的單一向度，在貨幣的齊一性之下，貧窮成爲一種扁平式的問題。所以如果單從給予窮人貨幣，或是只從改善經濟條件的思維方式下，缺乏對貧窮的全面性的了解，是無法真正解決貧窮所帶來的問題的。齊美爾提醒我們，「貨幣」這樣東西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現代人的思維方式與文化，而就是這樣不自覺的思維方式，限制的不只是窮人對自身尊嚴的無力與無奈，更限制了我們社會工作者對於貧窮的想像。美好生活不是只有貨幣能達成，貨幣形成的單一價值更不應被我們無意識地全盤接受。

而透過社區工作，一種全面性的生活的恢復，才能讓我們嘗試走出貨幣的思維，

重拾生活的獨特與美好；經由社區工作，我們也才能運用社區和集體的力量，重新面對各種生活中的真實困難與壓迫，並從中學習與世界交往的方式，進而發現自己內在的豐富。站在這樣的位置上，社會工作者才能和所有的人民一起，真正從同理與平等的位置出發，開始為彼此的共同生活進行反思與創造。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 方昱 (2006)。〈什麼是社區照顧〉，載於陳錦煌主編，《幸福之夢：社區照顧概念篇》，頁1-13。台北：內政部。
- 孫智綺 譯，Bourdieu, P.著 (2002)。《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台北：麥田。
- 簡惠美 譯，Giddens, A.著 (1994)。《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台北：遠流。
- 顧仁明 譯，Simmel, G.著，劉小楓 選編 (2001)。《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台北：聯經。
- 劉小楓 選編 (2001)。〈金錢、性別、生活感覺：紀念齊美爾《貨幣哲學》問世一百年〉，《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頁i-xxiv。台北：聯經。

二、外文部分

- Collins, H. (2001).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台北:書林。
- Croall, J. (1997). *Lets act locally: The growth of 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s*. London: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 Douthwaite, R. (1996). *Short circuit: Strengthening local economics in an unstable world*. England: Green Books.
- Leyshon, A. & Thrift, N. (1997). *Money/space: geographies of monetary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 Linton, M. (1996). "The money problem (LETS systems – new money)", Retrieved October 11, 2006 from <http://www.gmlets.u-net.com/explore/problems.html>
- Poggi, G. (1993). *Money and the modern mi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rigoff, A. W. (2000). *Economics for Social Workers: Social outcom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th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action. CA: Wadswo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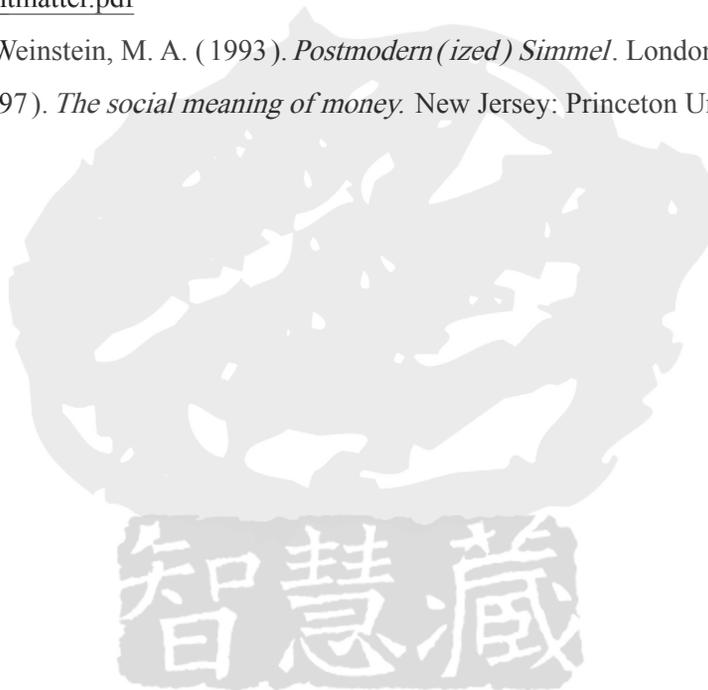
Frisby, D. (ed) (2004).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3rd ed.)*.Oxon: Routledge.

Stewart, N. (1996).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LETSystem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0 from <http://www.gmlts.u-net.com/faq.html>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a crossroads- Aid, trade and security in an unequal world” ,Retrieved October 30, 2006, from http://hdr.undp.org/reports /global/2005/pdf/HDR05_frontmatter.pdf

Weinstein, D. & Weinstein, M. A. (1993). *Postmodern(ized) Simmel*. London: Routledge.

Zelizer, V. A. (1997).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mel's Rose: money, poverty, and social work

Yu Fang

Social Work Supervisor, Chin-suigou Community Rebuild Association

Doctorate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t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is inseparable relation between poverty and social work.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w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 and the settlement house were cam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poverty. Does lack of money mean poverty? What is the nature of money in our modern life? What should we social workers do in face of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Through the story said by Simmel, this article tri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bove and advocate an alternative community work approach.

key words : community work, poverty, money

智慧藏